

孙明一◎著

七生错

做为宋代最具才情的女词人——朱淑真，
一生情事坎坷。

与初恋情人柳莫寒

青梅竹马，

情意浓时化不开，

然而莫寒只是朱家私塾

先生柳正的养子，

世俗的纷扰，

身份的悬殊令他们七次相错

相爱，辗转，生离，死别……

让我们不由嗟叹：

如何去爱，才算情深？

眼儿媚

迟迟春日弄轻柔，

花径暗香流。

清明过了，

不堪回首，

云锁朱楼。

午窗睡起莺声巧，

何处唤春愁。

绿杨影裏，

海棠亭畔，

红杏梢頭。

——朱淑真

孙明一◎著

七生错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 1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七生错 / 孙明一著. —武汉 :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6

ISBN 978-7-5622-4282-6

I. 七… II. 孙…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60533 号

七生错

孙明一 著

策 划: 韩 芳

责任编辑: 李 玲 陈兰枝

编 辑 室: 第四编辑室

选题策划: 北京快乐共享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社 址: 湖北省武汉市珞喻路 152 号

电 话: 027-67863040 (发行)

网 址: <http://www.ccnpublish.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

字 数: 275 千字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版 次: 2010 年 6 月第 1 版

定 价: 28.00 元

责任校对: 刘 姣

电 话: 027-67867317

电 话: 010-63703938

邮 编: 430079

传 真: 027-67863291

电子信箱: hscbs@public.wh.hb.cn

印 张: 18

印 次: 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欢迎上网查询、购书

敬告读者: 欢迎举报盗版, 请拨打举报电话 027-67861321

她，独倚阑干，幽怨低吟：“春已半，触目此情无限。十二阑干闲倚遍，愁来天不管。好是风和日暖，输与莺莺燕燕。满院落花帘不卷，断肠芳草远。”

他，远走他乡，梦回独叹：“少情怨，此去经年定还。黑发去时白发来，唯惧归鸿远。待来年春芽暖，柳枝来来回回。落阳依旧双影，归期是佳缘。”

她是宋代著名词人朱淑真，一生为他哀怨；他是她的恋人，辗转中一生为她孤独。

他们相爱，分开，又期待，用尽一生期盼，望断天涯不悔。

第一卷 小情 1

独倚阑干昼日长，纷纷蜂蝶斗轻狂。一天飞絮东风恶，
满路桃花春水香。

当此际，意偏长，萋萋芳草傍池塘。千钟尚欲偕春醉，
幸有荼蘼与海棠。

——《断肠词》鹧鸪天

第二卷 咏乐 18

景近清明节，垂杨翠缕长。塞鸿归朔漠，海燕渡潇湘。
花丽繁争景，莺娇巧转簧。西园正明媚，收拾入吟乡。

《断肠集》春日有作

第三卷 惊雷 30

风劲云浓，暮寒无奈侵罗幕。髻鬟斜掠，呵手梅妆薄。
少饮清欢，银烛花频落。恁萧索。春工已觉，点破香梅萼。

——《断肠词》点绛唇

第四卷 一错 41

冬晴无雪，是天心未肯，化工非拙。不放玉花飞堕地，
留在广寒宫阙。云欲同时，霰将集处，红日三竿揭。六花翦
就，不知何处施设。应念陇首寒梅，花开无伴，对景真愁
绝。待出和羹金鼎手，为把玉盐飘撒。沟壑皆平，乾坤如
画，更吐冰轮洁。梁园燕客，夜明不怕灯灭。

——《断肠词》念奴娇 催雪

第五卷 相隔 53

春巷夭桃吐绛英，春衣初试薄罗轻。风和烟暖燕巢成。
小院湘帘闲不卷，曲房朱户闷长扃。恼人光景又清明。

——《断肠词》浣溪沙 清明

第六卷 愁思 66

吹彻小单于，心事思重省。拂拂风前度暗香，月色侵花冷。

——《断肠集》卜算子

第七卷 二错 78

巧云妆晚，西风罢暑，小雨翻空月坠。牵牛织女几经秋，尚多少、离肠恨泪。

微凉入袂，幽欢生座，天上人间满意。何如暮暮与朝朝，更改却、年年岁岁。

——《断肠词》鹊桥仙 七夕

第八卷 知己 93

楼外垂杨千万缕，欲系青春，少住春还去。犹自风前飘柳絮，随春且看归何处。

绿满山川闻杜宇。便做无情，莫也愁人苦。把酒送春春不语，黄昏却下潇潇雨。

——《断肠词》蝶恋花 送春

第九卷 悲思 105

山亭水榭秋方半，风帷寂寞无人伴。愁闷一番新，双蛾只旧颦。

起来临绣户，时有疏萤度。多谢月相怜，今宵不忍圆。

——《断肠集》菩萨蛮

第十卷 三错 115

下楼来，金钱卜落。问苍天，人在何方。恨王孙，一直去了。罢冤家，言去难留。悔当初，吾错失口。有上交，则无下交。皂白何须有，分开不用刀。从今不把仇人靠，千里相思一撇消。

——朱淑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谜面

第十一卷 哀思 126

黄昏院落雨潇潇，独对孤灯恨气高。针线懒拈肠自断，
梧桐叶叶剪风刀。

——《断肠集》闷怀

第十二卷 四错 137

斜风细雨作春寒。对尊前，忆前欢，曾把梨花，寂寞泪
阑干。

芳草断烟南浦路，和别泪，看青山。

昨宵结得梦夤缘。水云间，悄无言，争奈醒来，愁恨又
依然。

展转衾，空懊恼，天易见，见伊难。

——《断肠词》江城子 赏春

第十三卷 新伤 149

山亭水榭秋方半，风帷寂寞无人伴。愁闷一番新，双蛾
只旧颦。起来临绣户，时有疏萤度。多谢月相怜，今宵不忍
圆。

湿云不渡溪桥冷，娥寒初破东风影。溪下水声长，一枝
和月香。人怜花似旧，花不知人瘦。独自倚阑干，夜深花正
寒。

——《断肠集》菩萨蛮

第十四卷 五错 163

风光紧急，三月俄三十。拟欲留连计无及，绿野烟愁露
泣。

倩谁寄语春宵，城头画鼓轻敲。缱绻临歧嘱付，来年早
到梅梢。

——《断肠词》清平乐

第十五卷 奔波 175

独行独坐，独唱独酬还独卧。伫立伤神，无奈轻寒著摸人。此情谁见，泪洗残妆无一半。愁病相仍，剔尽寒灯梦不成。

——《断肠集》减字木兰花

第十六卷 六错 186

迟迟春日弄轻柔，花径暗香流。清明过了，不堪回首，云锁朱楼。

午窗睡起莺声巧，何处唤春愁。绿杨影里，海棠亭畔，红杏梢头。

——《断肠词》眼儿媚

第十七卷 苦思 197

办取舞裙歌扇，赏春只怕春寒。卷帘无语对南山，已觉绿肥红浅。

去去惜花心懒，踏青闲步江干。恰如飞鸟倦知还，澹荡梨花深院。

——《断肠集》西江月 春半

第十八卷 弃夫 208

秋雨沉沉滴夜长，梦难成处转凄凉。

芭蕉叶上梧桐里，点点声声有断肠。

——《断肠集》闷怀

第十九卷 真言 219

春已半，触目此情无限。十二阑干闲倚遍，愁来天不管。

好是风和日暖，输与莺莺燕燕。满院落花帘不卷，断肠芳草远。

——《断肠集》谒金门 春半

第二十卷 难忘 230

桃李芬菲尔许时，苦无佳句记相思。春光虽好多风雨，
恩爱方深奈别离。

泪眼谢他花缴抱，愁怀惟赖酒扶持。莺莺燕燕休相笑，
试与单栖各自知。

——《断肠词》春恨

第二十一卷 思量 241

哭损双眸断尽肠，怕黄昏后到昏黄。更堪细雨新秋夜，
一点残灯伴夜长。

——《断肠集》秋夜有感

第二十二卷 七错 252

欲寄相思满纸愁，鱼沉雁杳又还休。分明此去无多地，
如在天涯无尽头。

——《断肠集》相思曲

第二十三卷 悲别 264

相思欲寄无从寄，画个圈儿替。话在圈儿外，心在圈儿
里。单圈儿是我，双圈儿是你。你心中有我，我心中有你。
月缺了会圆，月圆了会缺。整圆儿是团圆，半圈儿是别离。
我密密加圈，你须密密知我意。还有数不尽的相思情，我一
路圈儿圈到底。

——《断肠词》圈儿词

第一卷 小情

独倚阑干昼日长，纷纷蜂蝶斗轻狂。一天飞絮东风恶，满路桃花春水香。

当此际，意偏长，萋萋芳草傍池塘。千钟尚欲偕春醉，幸有荼蘼与海棠。

——《断肠词》鹧鸪天



第一章 相对千言

冬末，夕阳西下，余辉如渺，寒风中夹杂着温湿的水气，淡然飘散。

柳河滩边，初寒的柳条随风起舞，两个妙龄少年执手相携，一男一女，缓缓走来，丝毫不畏惧冬之寒气。

少女停下脚步轻声对着少年说了句什么，少年转回身来，紧紧抓过少女的手，放在自己唇边连连哈着气，逗得少女哈哈大笑起来。夕阳的余辉映照着她的小脸儿，光泽无限，引得少年一脸赧色，河滩边柳树上偶尔荡起的枝条，恰好掩盖着脸上的红晕。

少女终于笑完，脸上闪着满足又幸福的光芒，长相英俊的少男小心地问道：“真儿，现在好些了么？”

被叫做真儿的少女扬起稚嫩的小脸儿，细长的眉黛闪着狡黠，转而露出娇俏的笑，幸福地回道：“谢谢莫寒哥哥，好多了呢，呵呵……”

少年莫寒不再言语，漠然地将眼神飘向远处。此时，夕阳半隐山间，红色光圈映着层层山峦，无限美好。

真儿心疼地拉过莫寒的手，轻声道：“哥哥，看，夕阳多美，人生若能如太阳，升起时美丽，隐去时绚烂，那该是何等美景啊。”

习惯沉默的莫寒轻轻点头，脸上的忧郁随之加深，他清楚这样的美景其实并不属于自己，也清楚能跟真儿如此相对的时光，会越来越少，心里有忧伤，又怕说出来徒添她伤怀，于是拿起随身带着的玉箫，说道：“真儿，听我来为你再吹一曲。”

不识愁滋味的真儿欢快地点头，扬起小脸儿，满目期待。

宁静的夕阳徐徐落下，箫声低诉，行云流水般，舒缓中带着淡淡的忧伤，竟引得数只南迁的飞鸟落下，流连忘返，驻足张望。

吹箫少年的脸上一片虔诚，好看的大眼睛一直看着前方，仿佛在期待着什么，偶尔的落寞神情，因为真儿的存在瞬间消逝，两个人相互对望，默默无语，却胜似千言，难得的默契让他们情不自禁携起手来，跳起舞

蹈。

终于，箫声散去，四周渐渐归于平静。

曲落，舞毕。沉醉的真儿半天才从箫声中缓过神儿来，拍着巴掌叫道：“莫寒哥哥，你好生厉害，竟把南迁的飞鸟唤了回来。”

莫寒笑了笑，脸上有刻意掩藏的忧伤，因了这个微笑，再次消逝掉。他说道：“真儿，你那么好才情，不如吟首诗，我来为你谱上曲吧。”

“好呀，好呀，乐得与哥哥合作。”真儿再次拍着巴掌叫道。

莫寒静静地看着真儿，笑，不语。

真儿想了想，吟道：“独倚阑干昼日长，纷纷蜂蝶斗轻狂。一天飞絮东风恶，满路桃花春水香。当此际，意偏长，萋萋芳草傍池塘。千钟尚欲偕春醉，幸有茶蘼与海棠。”

“真儿，好词。”莫寒拍手称赞道。

真儿笑笑，说道：“那，哥哥你再给真儿填上几句嘛。”

莫寒想了想，说道：“一箫一曲舞一回，柳树旧芽盼春归。夕阳无限碧人笑，莫叹年少愁相对。看过往，几来回，心心相印意相偎。万般娇媚不及真，问好余阳与朝晖。”

真儿听出莫寒那是夸自己呢，高兴得无法言语，顾不得羞涩，忍不住拉过莫寒的手，说道：“好喜欢。只是不知，如何答谢哥哥此番深情厚意。”

莫寒慌忙摇头，回道：“真儿待我如何，莫寒心中自是明白，只有不负真儿深情，才是莫寒所能做的。”这番话说完之后，他脸上便多了些感激。

真儿笑笑，不语。娇小的脸庞幸福地扬起，望向远处。此时夕阳已经完全隐去，再也没有可以看清的景致，两人谁也不说话，怕扰了这份难得的宁静。这时，远处传来一声声呼唤：“小姐，莫寒，你们在哪里呀？快回家吧。”

真儿并不急着回家，只是笑着说道：“哥哥，听，师父又来催了。”

莫寒听了，却暗自叹气，他知道，该来的总是躲不掉。看看身边的真



儿，他一脸无奈地独自嗟叹：“怕又要受父亲之训。”

虽说他的叹息声很是轻微，但还是被细心的真儿听到了，她拉过莫寒的手，任性地说道：“哥哥，不怕，回头我与师父讲去。”

莫寒摇头回道：“真儿，我们还小，过一些时日再讲，好么？”

听莫寒说得无奈，真儿也不再坚持，这时远处的那个人影儿越来越近。看着来人一身的疲惫模样，莫寒很是心疼，回头劝说道：“真儿，你先回家，我随后就来。”

真儿抬眼看看来人，不满地嘟着嘴儿向回走着。这时，迎面而来的人影儿近了，背有些驼，但身材还算高大，略显清瘦。来人焦急地拉过真儿的胳膊说道：“小姐，快回去吧，老爷和夫人等你一起吃晚饭呢。”

“知道了，师父，我马上回。”真儿说着冲身后起来的莫寒看了一眼，匆匆离去。

莫寒见到来者，一脸歉意地说道：“父亲，孩儿又让您操心了。”

对方张了张嘴，想说些什么，却什么也没说出来，最后只是拉着莫寒的手一起默默地往回走。一路上，莫寒不停地思忖，如此沉默的背后，怕有更多的风雨在等待自己呢。

进到房内，惊魂未定的莫寒赶紧上前施了一礼。

“父亲，您可是生莫寒的气了？”

被叫做父亲的人姓柳，单名一个正字，是朱家的私塾先生。他一生谨小慎微地过日子，如今看到儿子与朱家小姐相好，不免心存忧虑，清瘦的脸上密布着担忧。他轻轻叹口气，这才说道：“孩子，我们只是朱家的下人，你跟小姐……做事还是想想自己的身份为好。”

莫寒不点头也不摇头，大大的眼睛里盛满了幽怨，往事历历……

第二章 柳正收子

一年前，北宋末年，兵荒马乱。

朱家的私塾先生柳正突然收到家书，告之其父过世。

柳正急忙告假，匆匆收拾行囊准备起程。朱家四小姐淑真见师父如此匆忙，知道是家里出了大事儿，于是将自己平日积攒的零碎银子交给柳正，体贴地说道：“师父，回去路上小心。这是学生的一点心意，路上用得着的。”

柳正热泪长流。他已经不年轻了，多年的抑郁让他显得更加苍老，头上些许白发日渐显露，面对如此懂事的孩子，他禁不住热泪盈眶。他轻轻地推开朱淑真递过来的银两，哽咽着说道：“多谢小姐！我银两够用了，料理完家父后事我就会回来。”

“师父路上当心，外面兵荒马乱的。”朱淑真再次将银两塞进柳正收拾好的包袱里，俊俏的脸上满是倔强。

柳正忍不住热泪长流。自己是看着朱淑真出生的，一点一滴的成长往事令他相信，这个小姐的心肠比任何人都好，主意比谁都坚定。只要她打定主意想做的事，从来没有半途而废的，于是，带着感激，眼含热泪，他不再推辞。

第二天一早，柳正便匆匆踏上了回家的路。

此时大宋已经被金人与奸臣所掌控，金人有恃无恐，屡犯中原。大宋像一面受了伤的墙，已经抵挡不了金人的侵犯。金兵所到之处，民不聊生，怨声载道。

柳正在回家的路上，看到战火连天，百姓逃难的景象，心中甚是震惊，他想，大宋气数真的尽了。看着那些受苦受难、缺吃少喝的灾民流离失所，带着一家老少四处流浪，他忍不住在心里暗暗祈祷。身为好善之人的柳正，一路上救济了许多逃难的百姓。

一条山间小道上，一个衣衫整齐、身显富贵的中年女子吃力地拉着孩子缓缓走着，她的呼吸显然越来越不够用，苍白的脸色写满了无助，每前行一步都要停下做几个深呼吸，看样子已身患重疾。柳正正思忖着，这是哪家落了难的妇人？却见那中年女子突然晕倒在了路上。身旁的孩子可怜地叫着：“母亲，母亲……”情形甚为悲惨。

柳正快步上前，扶起中年女子，摸下鼻息，发现尚有气息，他关切地说道：“这位大嫂，你要坚持，孩子还小呢。”

女子缓缓地睁开眼睛，保养得当的面容虽说憔悴，却也显得整洁，一



路上的奔波让她对战争充满了恐惧，见有人上前帮自己，便像抓住一条救命稻草一般，死死地拽住柳正的手，虚弱地说道：“先生，看你像个读书人，心一定是善的。我……我求你一件事。”说到这儿，中年女子将眼神转向旁边的孩子。

柳正是何等聪明之人，他明白中年女子是不放心自己的孩子。

中年女子双手抓过柳正的手，一脸虔诚地求道：“先生，我求你……求你照顾他吧，他是个懂事儿的好孩子。只要你将他带出这片土地，相信他会自己养活自己，绝不会……拖累先生的，或者……他还可以照顾先生的终老……”

“大嫂，你没有别的家人了吗？”柳正面带难色。

中年女子有泪落下，一脸的无可奈何，说道：“若有，何苦烦劳先生，我们毕竟素昧平生，这点道理妇人怎么不懂？只是……战火纷乱之时，我拖着病身子，如何能照顾孩子？”说到这儿，女子转过头去看了看孩子，温柔地说道：“孩子，娘渴了，你去找点儿水给娘喝，乖。”

孩子恋恋不舍地看母亲一眼，拿起水钵跑到前方去找水。

中年女子挣扎着坐了起来，左右看了看，悄悄对柳正说道：“先生，人至将死，其言也善，既然你我缘遇上，有件事我得趁现在告诉你。这个孩子，他的父母是金人。”

听中年女子这样一说，柳正就有些吃惊。因为两国的交战让中原人吃了不少金人的苦，他心里也是很痛恨金人的。

中年女子自然懂得柳正的心思，她苦笑一下，摇头说道：“先生不要怕，他父母是好人，当年救过我家老爷的命。后来因为一次意外，他们夫妻双双遇难，临死前将襁褓中的孩子交给我们收养。这孩子命苦，但颇懂事。求先生行行好，给他一口饭吃。虽说现在两国交战，但打再多的仗，死再多的人，跟这孩子有什么关系呢？先生一看就是个读书人，想必这道理一定懂得。”

柳正一边思索，一边点头。内心对面前这个女子，突然生出些敬佩之情。不是亲生骨肉，此刻却事事为孩子考虑，他觉着心里有一股豪气慢慢升腾。

中年女子的呼吸越来越弱，她不顾柳正的劝解，坚持说道：“所

以，求先生，给他一碗饭吃吧，等他长大了再告诉他身世。拜托了。我怕是……不行了。”

说着说着，她的呼吸急促起来，脸色瞬间大变，面如白蜡，一双眼睛满是恳求地瞪着柳正，这令他一时之间没了主意。

这时孩子找回了水，用手捧着水钵跑了过来。一路上水洒了无数，到了母亲面前的时候，钵里的水已所剩不多。

柳正见了，心想：这是个懂事的孩子。

中年女子拉过孩子的手，满目疼爱，捧着孩子的脸看了又看，最后叹着气说道：“孩子，来，认你义父。从此……母亲是……照顾不了你了。你要好好活着……知道吗？”

孩子惊恐地瞪大眼睛，转而扑到母亲身上痛哭起来，小小的身子悲伤地起伏着，惹人爱怜。

中年女子用期盼的眼神看着柳正，她眼里的母爱深深打动了柳正，为了让女子放心离去，他郑重地拉过孩子，对女子说道：“大嫂，你放心吧，我柳正膝下无子，定当把这孩子当成自己的骨肉。”

中年女子恋恋不舍地看了一眼孩子，张嘴想说句感激的话，却突然含泪闭上了眼睛……

柳正带着捡来的孩子，掩埋了中年女子，几经周折回了老家。掩埋完自己的老父亲之后，柳正开始犯愁，眼下自己身边的这个孩子，该如何安置才好呢？

第三章 落脚朱家

这天晚上，撤了孝台，柳正把孩子叫到跟前，问道：“你的父亲母亲是做什么的？”

孩子整整衣服，仰起小脸不卑不亢地回答道：“父亲是商人，盐商。以前经常跟金人做点贸易，后来两国交战，被当地的州官陷害成叛徒，父亲当场被杀。母亲带我逃跑，一路颠簸，不幸……幸遇义父搭救，



孩儿日后长大成人，定当犬马相报！”

柳正听着孩子回答，心里就明白了，这孩子的养父母是有钱人家，从孩子的言谈看来，必是读过书，受过教育的。

“你可曾读过书？”

孩子如实回答：“孩儿有自己的师父，可惜他也受了牵连，被官兵杀了。”

柳正一声叹息，想来乱世之下，穷人与富人的日子无异，国将不存，民何以堪？

“你叫什么名字？”柳正小心相询。

孩子再鞠一躬，倍加小心地回道：“家父姓郑，小名莫寒。”

柳正问道：“官兵可认得你？你觉得他们会一直追查下去么？”

“他们抄了我家，得了珠宝，怕一时半会儿还不会追查我。再说，我只是个孩子，对他们也没什么用处。”孩子一脸淡定。

柳正惊讶于眼前这个孩子的话，如此淡定地语气，颇有大家风范。他再问道：“你今年多大了？”

孩子回答：“十三岁。”

柳正点了点头，随口说道：“与小姐倒是同岁。这样吧，既然你随了我来，别的我也不多说了，你把姓氏改了吧，随我姓柳便是。这是怕回去时官兵追问，你可记好了，柳，柳树的柳。若长大成人后，你想改回郑姓，我也不反对。以后有我吃的，必定会有你一口。只是我这里全是粗茶淡饭，不比你往日繁华。”

更名为柳莫寒的孩子，眼睛里蓄满泪水，不由得双腿跪地，真诚地说道：“孩儿多谢父亲大人收留，岂能有挑三拣四之理！孩儿不敢。”

柳正大笑着，将跪在地上的柳莫寒双手扶了起来，说：“好孩子，快起来，快起来。”

父子二人稍作休整，第二天返回歙州朱家。一路上，柳正倒也没怎么叮嘱柳莫寒，反而是教导他莫忘已故父母。因为他清楚，一个记得前世之恩的人，才会有心报答后世之恩。

几经辗转，回到歙州，柳正带着孩子进了朱家大门。临进门时，柳正不放心地嘱咐柳莫寒道：“见了老爷，我说你听便是。”